

岁月悠悠

## 好久不见

冬天来得太快了，晶莹的玻璃杯亮晶晶的，滚烫的热水一浇，杯底的桂花丝猛地浮起又落下，袅袅的白烟模糊了空气，雾丝打着旋儿上升，我皱了皱鼻子，垂下眼帘，淡淡的桂花香，记忆中的他，好像也是这样。

或许是真的很久了吧，他的样貌我已经记不太清了，只知道他很高很高，比天还高，一伸手便能碰到院前的桂花树，一双粗糙而厚实的大手轻轻托起我，他的肩膀不宽，却很舒适，跨坐在肩头，脚在胸前一点点，走过一段不长的石子路，延伸至天边尽头，赶上小贩收摊吃上一碗冒热气的小云吞，那是我离云最近的时候。

小时的白天好像更长些，长长的光晕泛着涟漪，他就喜欢坐在藤椅上搂着我讲故事，那时正值八、九岁，爱看些图书，读到一本有趣的便吵着要他看，他总会略略瞥一眼书名，紧紧眉，把那比砖头还沉的大方块塞进我怀里——《红楼梦》。“这才是好书。”他眼角微微上翘，眉梢带着我看不懂的愉悦，还有些洋洋自得，往往这时，他还会抿上一口茶，小咽一口，发出一声舒叹

——他总爱吃烫的。眉头舒了舒，骨头酥了似的，懒在藤椅上，绿意在竹叶上滋生，细碎的疏影斑斑驳驳，像是姗姗来迟的春三月，他在阴影中，又开始讲大道理，约莫是这个原因吧，我老在背后叫他“叽里咕噜”。

不仅如此，他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养生专家。外婆做的桂花蜜饯是一等一的好，幼时嗜甜的我更是爱不释手，用木勺舀起满满的闪着彩虹色的糖浆，塞入口中——我不爱泡水。满满的幸福感。可他每次见了都要轻呼我的大名，揪揪我的耳朵，那一连串的大道理听得我云里雾里，那窜起来的幸福小人偷偷缩了回去，只留下一具空壳与他对话——我那时曾想赠他一个“唐僧”的称号，可惜胆大心粗，目标谨慎，接受了一个小时何为尊重的思想教育后，不了了之，无疾而终。切，叽里咕噜。

他不光话多，还自诩是个唯物主义者，每逢外公外婆到庙里拜佛烧香以求健康安乐，新年好光景，他都躲在家里，任凭他姐——也就是我外婆，怎么喊都不去，嘴里还念叨着封建思想的弊端，妄图反客为主，劝导外婆悬

崖勒马，外婆哪不知叽里咕噜的性子，锁上家门，为他多上了一炷香，以求宽恕。

可能是天气太冷，把青烟截断了，上天并没有收到这份道歉吧，又或许是她太过相信现实了，当一个人过于肯定一件事时，现实总会给他当头一棒。那天雨下得很大，一颗颗雨珠砸在地上，也把这个家砸的晕头转向。“不就是食道癌嘛，有什么，不是，要我说，东西还得是吃烫的，舒坦！”他笑着，眯了眯眼，紧抓着报告单的手微微颤抖，我从未觉得那双手如此脆弱，好像一碰就会不堪重负而碎裂。那一夜，他话格外多，我默默跟他到桂树下，听他滔滔不绝地讲故事，他讲得很碎，很乱，和以往挑我爱听的不同，他好像是要把自己所有拥有的都说出来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能拉住他的衣袖，他反手紧扣住我的手，像抓着救命稻草似的，我从不知道他的力气如此之大哦，第一次意识到他长满老茧的手握人会生疼，他不愿看我的眼睛，却只是不停地说话，直到嗓子沙哑的，好像是说与我听，亦或是自言自语，良久，他开始猛的咳嗽起来，像

□陆安琪

要是呕出血来似的，我猛地挣开他的手，倒来一杯热水，“哐当”，玻璃杯一块块碎在地上，落了一地月光，清脆的声音像是暂停键，我从浑噩中惊醒过来，一切都不一样了。

他始终没有在医院度过后半生，选择了保守治疗，他话还是很多，兴致上来了，讲个没完，或许是意识到自己没资格再管我的饮食，在我吃甜食时，也会要一口，过过嘴瘾，只是再也不碰热的茶水，我也在没听过他那舒服的轻叹声了。后来，知道自己大限将至，终究还是失了那份泰然，踏上这辈子从未走过的台阶，到了神庙里恭恭敬敬的上了几柱香，未知苦处，不信神佛。只是迟来的终究是无用的，过了没几日，他便走了。

岁月在小小的空间里折叠，翻开，同今秋一般淡淡流长，不知何时退去，时间同云海般拉长远走，只留我一人在原地徘徊。人在时，花不知开了多少次，人走后，花不知落了多少回。满枝吐玉，一树一树的花开，是思念在疯长，夜卧寒榻，挑灯离院，留茶飘香，扶桂轻嗅，清香在书页末尾描摹，末了一句；好久不见。

原创诗歌

## 冬日素描

□钟芳

## 枫叶红了

一树树一团团一簇簇的红叶  
总在霜降雪冻时节  
如约而至  
像点燃的火焰在山上蔓延  
从山脚到山顶  
一层一层地叠着  
燃烧着激情  
  
温暖了在肃杀的季节里渐渐  
变冷的心灵  
如果没有漫山遍野的红叶  
落寞的冬天  
就缺少了一种特别动人的神韵

我静静地立在山谷湖畔  
望着满山的树叶已经变得  
万山红遍  
片片枫叶如花似梦  
美的撩人心魄  
疲惫没了  
喧嚣没了  
风儿吹过耳畔  
我心飞扬  
尽情体味着红叶的  
多情与缱绻  
迷离中萦绕着一股  
神秘的芬芳  
我的生命境界得以  
濡染的升华

## 芦花白了

初冬午后  
一个人挎着相机往渠湖边去  
找寻和观赏芦花  
矮的二三米  
高的四五米  
长长的茎秆上布满了一丛丛  
如霜的芦花  
如鸡毛掸子似的随风飘摇  
它们历经了露霜的浸染  
反而精神劲儿更足了  
正生机勃勃

那坚挺的身骨  
或频频点头  
或波涛此起彼伏  
四周很安静

那大片全身似雪曼妙的芦羽  
正给北风吹过的田野增添了  
曼妙的意境

也让我忍不住按动快门  
一次次定格

恨不得把飘飘洒洒的芦花  
全装进小小的镜头  
把芦花飞舞间  
最美最艳的一幕  
永久地珍藏在我记忆的深处



踏石留印 抓铁有痕

## 篆刻作品

蔡仁根作

笔随心缘

## 独爱野菊

秋去冬来，百花凋谢，菊却逆行。

一盆盆，一丛丛，一片片，争奇斗艳，姹紫嫣红。长絮，短絮，平絮，卷絮，空心，实心，千姿百态的菊们，风情万种，美仑美奂。一个个如仙女下凡。是呵！不是花中偏爱菊，此花开尽更无花。

毫不例外，这些有幸登上大雅之堂的菊姐菊妹们，全是家菊花，无一不浸透园丁和主人辛勤的栽培与精心的呵护。捧在手里怕掉，含在嘴里怕化，服侍的像自己的孩子。

野菊花就不同了，似乎天生红颜薄命。她们的舞台，永远就是山坡草地、田边路旁、河浜渠畔。没有掌声、没有眷顾、更无人疼爱。孤零零的，冷清清的，生在荒郊野外。

不得不承认，与家菊花这些贵妇相比，野菊花像没爹没妈的

孩子，可怜的很。全身细胳膊细腿的，一株生出的十几杆茎，细如铁丝，而由茎分蘖分出的一篷枝杈，更似线样渺小。可是，她却能顶起一朵又一朵金灿灿的菊花，任凭风吹雨打，傲然挺立，傲霜斗寒，迎空怒放。

野菊花的花朵，如淑女的指甲盖样小巧玲珑，开起来极像天上的星星，小而密。整个形状如微雕的向日葵，颜色单一为金黄色，中心是圆圆的花芯，一层叶片呈舌形，围绕圆心向四周舒展开放。将菊轻轻伸到鼻尖，方才能嗅到淡淡清香。

虽小，野菊花她不卑不亢，不骄不惯。任你不理不睬，不闻不问。风霜雨雪，我心依旧，开得轰轰烈烈，活得潇潇洒洒。一株，只消一株。照样漂亮一片天地，依然美成一段风景。

野菊花，是花，更是宝。叶、花及全草入药。味苦、辛、凉。

可清热解毒，疏风散热，散瘀明目。小不点，大能量。中看又中用。谁敢藐视？

野菊丛生花朵黄，傲霜怒放发清香。野菊花，性格多像一条顶天立地的真汉子。甘于寂寞，安于无名。乐于平凡，忠于自然。没人服侍，无人喝彩。照样轰轰烈烈，漂漂亮亮，硬硬铮铮。

菊花众多艳，独爱野菊香。

我外孙女，今年十三岁，已上五年级，活脱脱一朵家菊花。事无巨细，全要父母操心。虽说成绩不错，但自理能力太差。饭不会烧，地不会拖。时不时鸡飞狗跳的。我看了都累。

学校离家并不远，上学放学，一直都是大人电瓶车一如既往包带送。前两天，看到邻居同学自己跑回家，外孙女心血来潮“野”了一回。嘻，别说，一路蹦蹦跳跳安全到家，孩子老开心啦，但她父母吓得三魂掉了二

魂。我哭笑不得，至于吗？

作为过来人，我们小时候，也读书上学过，个个过的是野菊花日子。路，没现时平、桥，没现时稳。上学放学，从来没有家长接送的乡风。全是自个独来独往，哪怕，刮大风，下大雨。野来野去，个个散养惯了，不照样长大成人了。我就不明白，现在的孩子，为啥非要像养家菊花一样娇生惯养，整天哄着、宠着。野菊花不一样也有辉煌？

不经历风雨洗礼，苍鹰难以振翅高飞。有调查发现，中国51%的学生长期由家长整理生活和学习用品，72%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。这就是温室育苗的结果。好在“双减”来了，这正是野菊花的活法。是时候了，放放手，让孩子野一野，天不会塌下来。

瞧吧。野菊花照样开得很美，很艳，很香！

□陈文祥

绘画作品  
丁凤志作

